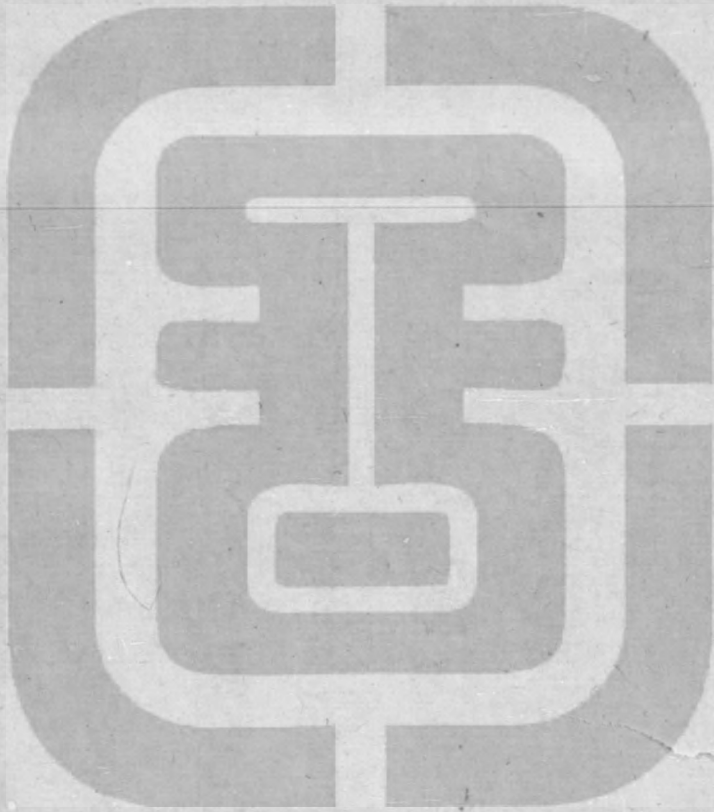


239

15  
#  
2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

皇明進士雲間王圻纂輯

仙釋考 歷代道家總紀上

上古赫胥氏之治也光曜赫奕而隆名有不居九洛泰定  
爰脫矚於潛山即天柱第十四洞天也仙傳拾遺云薛  
伯高之祖玄真曰祝融棲神于衡阜虞帝登仙於蒼梧  
赫胥曜迹于潛山 黃帝飛輪於鼎湖是也

廬陵羅氏泌曰甚矣人欲之不可從也求以從其欲未  
有不失其所欲者也昔者周穆王從欲而既失其欲矣

秦皇繼之秦王失其欲矣漢武又繼之漢武復失其欲矣而明皇又繼之是何耶夸與幾而已矣幾生於所無而夸出於不足皆欲也祿位名壽四者人之所大欲也貴為天子富有四海則既有其位又有其祿矣其不足者名而所無者壽耳且名之所難及者遠而壽之所不能致者僊也於是事四夷將服遠以夸名而治愈卑禮方士將求仙以幾壽而身愈乏盡心力而求之而名與壽愈不可得也雖然黃帝之所為不在是赫胥氏之所為亦不在是也方東方朔之薦藥石於帝也固以謂仙

者得之自然非可躁求若其有道不憂不得不然雖之蓬萊見仙人亦無益也而帝且不悟既晚因大鴻臚言於是悉罷方士候神人者每對群臣自嘆曩之愚惑為方士所欺則不知道而已伊川有言天子惟不可也必先知知道則人欲輕而民事重矣如是則脫躩曜迹不為難也赫胥氏之果仙乎予不得而知予悲夫求仙者之喪其欲也故詳為之說云

軒轅時廣成子隱居崆峒山石室中黃帝造焉問以至道

之要

詳見列仙



或問荆山經龍首記黃帝服神丹已龍來迎之去群臣  
追慕靡所構思或即其几杖而廟祭之或取其衣冠而  
墓守之一應神仙之傳至於儒書亦莫不然而夫子紀  
其為死豈其然耶曰有以明之昔公仲承問於程子曰  
人有常言黃帝之治天下也百神出而受職於明堂之  
庭帝乃採銅首山作大鑪為鑄神鼎於山上鼎成群龍  
下迎乘彼白雲至於帝鄉群小臣不得上昇攀龍之胡  
力顫而絕帝之弓裘墜焉於是百官奉之以長號故名  
其弓曰烏號而藏其衣冠於橋陵信有之乎程子曰否

甚矣世之好譎恠也聖人與人同類也類同則形同形  
同則氣同氣同則智識同矣類異則形異形異則氣異  
氣異則智識異矣人之所以相君長者類也相官攝者  
氣也相維持者智識也人之異於龍龍之異於鼎鼎之  
異於雲甚易辨也曷足相感召而賓使之耶此其必不  
然也黃帝之治天下也其精微之感蕩上浮而下沉故  
為百神之宗為百神之宗則是百神受職於庭矣帝乃  
採銅者鍊剛質也登彼首山者就高明也作為大  
鼓陽化也神鼎者熟物之器也上水而下火二氣升降



以相濟中和之實也群龍者衆陽之器也雲龍屬也帝鄉者靈臺之闕而心術之變此之謂類也形也氣也智識也雖與人同然而每上也成而每上則其精微之所徹達神明之所之適其去人也遠矣郡小臣智識之不及者攀龍之胡有見于下也不得上昇無見於上也有見於下無見於上者士也上下無見者民也弓裘衣冠帝所以善世制俗之具也民無見也懷其所以治我者而已故於帝之逝也號以決其慕藏以奉其傳此假以指喻之言也而人且亟傳之以相詆欺甚矣世之好譎

恠也夫周之九鼎大禹所以圖神姦也黃帝之鑄一禹之鑄九其造為者同而所以之適焉者異是可以決群疑矣歸愚子曰無見於下衆人之所同有見於上聖人之所獨首山之銅予不敢伸誠恐游方之士又從而引之以歸於天庭至寶之言故言之不可易也如此

周 穆王十七年王西征見西王母賓於昭宮

按列子曰周穆王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物之形又且易人之慮王敬之若神居無幾何謁王同遊化人

之宮王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是以居數  
十年不思其國也化人復謁王同游所及之處仰不見  
日月俯不見河海光影所照王目炫不能得視音響所  
來耳亂不能得聽百骸六臟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  
人求還化人移之王若殞虛焉既寤所坐猶向者之處  
侍御猶向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睇王問所從  
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  
化人化人曰吾與王神遊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  
異王之宮曩之所遊奚異王之困變化之極疾徐之間

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遊命駕  
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儀古義

字主車則造父為御音商

丙音泰

為右次車之乘右服渠

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伯天主車參伯為御  
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之國巨蒐氏乃獻白  
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潼以洗王之足及二乘之人  
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河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  
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貽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  
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



里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尚能復來王和之曰予歸東土和洽諸夏萬民均平吾顧見汝比及三年將復而野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行萬里王乃嘆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乃還

秦 始王二十八年東遊海上方士徐市等上書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童男女入海求神仙不死藥從之 始皇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使韓終侯公石生求仙人不死之藥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奇藥仙者常弗遇類有物害之者人主時

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于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熱凌雲氣駕日月與天地長久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澹願上所居宮母令人知然後不死之藥可得也於是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複道甬道相連帷帳鍾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所行幸有言其處者死嘗幸梁山宮從山下見丞相車騎衆弗善也中人或言于丞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曰此中人泄吾語捕當時在旁者盡誅之後莫知行所在 徐市等入海求神仙藥數歲不得



續文獻通考  
費多恐謹乃詐曰蓬萊藥可得嘗為鮫魚所苦不得至  
請善射與俱見則以連弩射之始皇夢與海神戰如人  
狀問占夢博士曰水神不可見以大魚鮫龍為候今上  
禱祠備謹而有此惡神當除去而善神可致乃令入海  
者齋捕巨魚具而自以連弩候大魚出射之自瑯琊北  
至榮城山弗見至之罘見巨魚射殺一魚至平原津而  
疾崩于沙丘平臺

東方朔十洲三島記曰昔秦始皇苑中多枉死者橫道  
有鳥如烏狀啣草覆死人面當起坐而自活有司奏聞

遣使者賞草以問北郭鬼谷先生云臣聞東海祖洲上  
有不死之草或名為養神芝其葉似菰苗叢生一本可  
活一人始皇於是慨然曰可採得之否乃使徐福發童  
男女各三百人載樓船入海尋祖洲遂不返  
福道士也  
字君房  
胡一桂曰始皇既平六國欲無不遂所必不可得者壽  
耳故方士以長生不死術中之至遣徐市率童男女入  
海時為微行以避惡鬼幸梁山而捕殺中人卒致山鬼  
持璧捐館沙丘所謂長生不死者今安在哉

漢

高帝初張良始遇黃石公授以秘書後恒導引不食穀封  
留願棄人間事從亦松子遊

曹參為齊相國盡召諸先生問所以安集百姓膠西蓋  
公善治黃老言為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參避正堂  
以舍之用其言齊國大治稱賢相焉

文帝十六年上郊祀渭陽五帝廟以方士新垣平為上大  
夫而使博士諸生刺六經中作王制議巡狩封禪事新  
垣平言闕下有寶玉器而使人持玉杯獻之刻曰人主  
延壽又言候日再中居頃之日却復中於是更以十七

年為元年令天下大酺平言周鼎在泗水中今河決通  
於泗而汾陰有金寶氣意鼎出乎於是治廟汾陰欲祠  
出鼎後有上書告垣平所言皆詐下吏治誅平是後上  
亦怠於鬼神之事渭陽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親  
往焉

劉氏曰文帝令德善政相望於冊至末年而書增壇場  
珪幣始郊見五帝作五帝廟親祠之以新垣平為上大  
夫治汾陰廟如日月之食不能不為日月之累及書垣  
平伏誅則所謂更也人皆仰之矣



武帝元光元年李少君以祠竈却老方見上尊之少君匿其年及生長善為巧發奇中言祠竈則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蓬萊仙者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死於是上親祠竈遣方士求蓬萊安期生之屬久之少君病死上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迂恠之士多更來言神仙事矣

竇太后好黃老言不悅儒術嘗以語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因使刺圈豕毫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太一太一佐曰五帝於

是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

丘氏曰天之主宰曰帝天之神莫尊於昊天上帝也人君居天之位為天之子則當主天之祭其所當祀者一帝而已武帝聽奸人之言舍圖丘之位而開八通之鬼道舍冬至之月而用春秋二時果何所據哉雖然此猶天之神也後世尚佛道二教躋人鬼於天帝之上何居元狩四年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所幸王夫人卒少翁以方夜致鬼如王夫人之貌上自帷中望焉於是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漸衰乃為帛書以飯



牛佯不知而言曰此牛腹中有奇殺視得書書言甚恠  
上識其手書遂誅之 征和三年武帝幸安定西湖月  
支國王遣使獻香四兩大如雀卵黑如桑椹帝以其非  
中國所有以付外庫又獻猛獸一頭形如五六十日犬  
子狀似狸而色黃命國使以呈帝見使者抱之以其羸  
細禿悴恠其所貢之非也問使者曰此物可弄何謂猛  
獸使者對曰臣國去此三十萬里國有常占東風入律  
八旬不休青雲凝呂連月不散者當知中國將有好道  
君我王故搜竒蘊而貢神香步天林而擒猛獸乘毳車

而濟弱淵策驥足以度飛沙契濶遙途辛苦谿路於今  
七十三年矣神香起妖殘之死疾猛獸却百邪之魃鬼  
此二物實養生之要助政平化豈圖陛下反不之貴乎  
是臣國占風之謬矣今日仰鑒天姿亦非有道之君也  
眼多視則淫色口多言則犯難身多動則淫賊心多飾  
則奢侈未有用此四者而成天下之治也帝恨使者言  
不遜欲收之明日失使者及猛獸所在遣人四出尋訪  
不知所之後元封元年長安城內病者數千百亡者大  
半試取月支神香燒之於城內其死未三日者皆活芳

氣經三月不散於是信其為神物也乃更祕錄香復一  
旦又失之檢函封印如初無復有香也帝逾時懊恨不  
禮待使者益貴方朔之遺語自愧求少君之不勤慚孫  
卿之復去向使厚待使者必有益也

武帝內傳曰七月七日帝御承華殿有一青鳥來自西  
方集殿前上問東方朔朔曰西王母欲來有頃王母至  
有二青鳥侍傍帝與朔居朱雀窓中窺王母以桃七枚  
獻帝帝欲留核種之王母笑曰此桃一千年生花一千  
年結實指東方朔曰此兒三偷桃矣

元鼎二年春作承露盤高二十丈大七圍以銅為之上  
有仙人掌以承露和玉屑飲之云可以長生 四年春  
樂成侯丁義薦方士樂大云與文成將軍同師上方悔  
誅文成乃以樂大為五利將軍大敢為大言處之不疑  
見上言曰臣嘗往來海上見安期羨門之屬曰黃金可  
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而仙人可致也然臣師  
非有求於人人自求之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從者令  
為親屬以客禮待之則可使通言也乃拜為五利將軍  
封樂通侯食邑賜甲第以衛長公主妻之賚金十萬斤



又刻玉印曰天道將軍令立白茅上受以示不臣上親  
幸其第令佩六印貴震天下於是海上燕齊之間莫不  
扼腕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後大竟坐誣妄腰斬樂成  
侯亦棄市 夏上幸雍齊人公孫卿說上曰漢興復當  
黃帝之時寶鼎出而與神通黃帝接萬靈於明庭明庭  
者甘泉也黃帝採首山銅鑄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龍  
垂胡髯下迎黃帝上騎龍與群臣後宮七十餘人俱登  
天於是上曰嗟乎誠得如黃帝吾視棄妻子若脫屣耳  
拜卿為郎 五年公孫卿言見仙人跡緱氏城上上親

往視問卿得無效文成五利乎卿曰仙者非有求人至  
人主自求之其道非寬假神仙事如迂誕積以歲月乃  
可致也上從之於是郡國各除道繕治宮觀名山神祠  
以望幸焉

元封元年正月上幸緱氏禮祭中岳從官在下聞若有  
言萬歲者三上遂東巡海上祠八神益發船求蓬萊及  
與方士傳車間使求神仙皆以千數四月還至奉高泰  
山下東方如郊祀太乙之禮封下有玉牒書書秘禮畢  
帝獨上泰山亦有封明日下陰道禪泰山下陟東北肅



然山如祭后土禮江淮間茅三脊為神籍祠夜若有光  
晝有白雲出封中上還坐明堂群臣上壽下詔改元上  
既封泰山無風雨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於  
是上欣然庶幾遇之復東至海上欲自浮海求蓬萊郡  
臣諫莫能止東方朔曰夫仙者得之自然不必躁求若  
其有道不憂不得若其無道雖至蓬萊見仙人亦無益  
也願陛下第還宮靜處以須之神仙將自至上乃還是  
行凡周行萬八千里云

二年上因公孫卿言見神人於東萊山乃幸東萊留宿

數日無所見復遣方士求神恠采芝藥以千數

越人勇之言越俗祠皆敬鬼有效東甌王敬鬼得壽乃  
令立越祠亦祠天神上帝百鬼而用雞卜

公孫卿言仙人好樓居於是上令長安甘泉作諸臺觀  
使卿持節設具而候神人益廣諸宮室

尹氏曰武帝為求仙而建栢梁臺作承露盤立太乙祠  
越祠之類又作蜚廉柱觀通天莖臺又有明堂建章明  
光之作綱目備書所以著帝之失為求仙者戒

天漢三年上封泰山祀明堂因受計還祠常山瘞玄玉

時方士候神人者終無驗上益厭怠然猶羈縻不絕冀  
遇其真四年祠人于郊門宮居若有向坐拜者作交門  
之歌

征和四年正月上幸東萊臨大海欲浮海求神仙而大  
風晦冥海水沸湧留十餘日乃還 三月上見群臣言  
自即位以來所為狂悖自今有傷害百姓者悉罷之田  
千秋曰方士言神仙者無顯功請皆罷之上曰大鴻臚  
言是也於是悉罷遣方士是後每嘆曩時愚或為方士  
所欺天下豈有神仙盡妖妄耳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而

已

宣帝神爵元年上頗修武帝故事以方士言增置神祠聞  
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遣王褒持節求之後以京兆尹  
楊敞諫悉罷尚方待詔

時諫大夫劉更生獻淮南鴻寶苑秘方言黃金可成令  
尚方鑄作不驗坐罪當死上奇其材得減罪論

成帝永始二年上頗好鬼神方術之屬上書言祭祀方術  
得待詔者甚衆祠祭費用甚多谷永說上曰臣聞明於  
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恠知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



非類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恠鬼神及有仙人服食不死之藥遙興輕舉黃治變化之術者皆奸人惑眾挾左道懷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遇求之盪盪如繫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拒而不聽聖人絕而不語惟陛下拒絕此類毋令奸人有以窺伺者上善其言

新莽二年以方士蘇樂言起八風臺于宮中臺成萬金作樂其上又種五梁禾于殿中各順色置其方面先鬻鶴髓瑋犀玉等物漬種計粟斛成一金云此黃帝穀

### 仙術

東漢桓帝延熹八年春正月遣中常侍左悺之苦縣祠老子十一月使中常侍管霸之苦縣祠老子九年帝親祠老子於濯龍宮用郊天樂於是百姓稍有奉者後遂轉盛

吳諸葛玄有仙術吳王重之於方山為立觀

### 晉

王弼何晏皆崇尚老莊謂六經為糟粕一時士類效之並祖玄虛范甯嘗論其罪深桀紂



哀帝好黃老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諫  
不聽服藥過多中毒不能親政

符秦 偽建元時禁老莊圖讖之學

宋 文帝元嘉十五年使丹陽何尚之立玄學

齊 東昏侯時道士陳顯明妄造道真步虛品經六十四

篇

梁

武帝大通五年正月有事南郊先是南郊令解滌之等到  
郊所履行忽聞異香三隨而至及將行事奏樂迎神畢

有神光圓滿壇上朱紫黃白雜色食頃乃變

武帝太子繹嘗於玄圃自講老 尚書令何敬容謂人曰

昔西晉祖尚玄虛使中原淪於胡羯今東宮復爾江南  
亦將為戎乎

元帝承聖三年八月講老子於龍光殿十二月魏于謹圍  
城講猶不輟百官戎服以聽

穎川庾承先玄經釋典靡不該悉郡辟功曹不就乃與  
道士王僧鎮同遊衡岳晚以弟疾還鄉里遂居於五臺  
山鄱陽忠烈王嘗令講老子遠近名僧咸來赴集論難

續文獻通考  
鋒起異端競至承先徐相酬荅皆得所未聞大通三年  
往從劉慧斐於荊州荆陝學徒因請承先講老子湘東  
王親命駕臨聽論議終日深相賞接

陳

武帝永定三年廣州言仙人見於羅浮山寺小石樓長三  
丈所通身潔白衣服

後主禎明三年有神自

遊於都下與人對語而不

見形言吉凶多驗得酒輒酌之經三四年乃去

陳時吳郡錢緩治周易老莊時人言玄者咸推之

清河張譏講周易老莊而教授時吳郡陸元朗周孟博  
一乘寺沙門法才法雲寺沙門慧休至真觀道士姚綏  
皆傳其業

後魏

太祖好老子之言誦詠不倦天興中儀朝郎董謚因獻服  
食仙經數十篇于是 仙人博士立仙方煮煉百藥封  
西山以供其薪蒸令死非者試服之多死無驗太祖猶  
將修焉太醫周澹苦 煎採之役欲廢其事陰令妻貨  
仙人博士張曜妾得曜隱罪曜懼死因請辟穀太祖許



之給曜資用為造靜堂苑中給灑掃民二家而鍊藥之官仍為不息久之太祖意少懈乃止太祖好黃老數召諸王及朝臣親為說之在坐莫不祇肅惟毘陵王順獨坐寐欠伸以此得罪

太宗踐太祖之業亦好黃老

世祖燾立天師道場受方士寇謙之符籙初嵩山道士寇謙之修張道陵之術自言常遇老子降命繼道陵為天師授以辟穀輕身之術使之清整道場又遇神人李譜文云老子之玄孫也授以圖籙真經使之輔佐北方太

平真君出天宮靜輪之法謙之奉其書獻於魏主朝野多未信崔浩獨師受其術且上書曰聖王受命必有天應河圖洛書皆寄言於蟲獸之文未若今日人神接對乎筆燦然辭旨深妙自古無比豈可以世俗常慮而忽上靈之命哉帝欣然使謁者迎致謙之弟子以崇奉天師顯揚新法起天師道場於平城東南重壇五層月設厨會數千人

按史稱謙之於神瑞二年十月己卯忽遇大神乘雲駕龍道從百靈仙人玉女左右侍衛集止山頂稱太上老

君謂謙之曰往辛亥年嵩岳鎮靈集仙官上表天曹稱  
自天師張陵去世以來地上曠誠修善之人無所師授  
嵩岳道士上谷寇謙之立身直理行合自然才任軌範  
首處師位吾故來觀汝授汝天師之位賜汝雲中音誦  
新科之誡二十卷號曰並進言吾此經誡自天地開闢  
以來不傳於世今運數應出汝宣吾新科清楚道教除  
去三張偽法租米錢稅及男女合氣之術大道清虛豈  
有斯事專以禮度為首而加之以服食閉鍊使十二人  
授謙之服食導引口決之法遂得辟穀氣盛體輕顏色

殊麗弟子十餘人皆得其術泰常八年十月有牧土師  
李譜文來臨嵩岳方銷鍊金丹雲英八石玉漿之法皆  
有訣要上師李君手筆有數篇所書古文鳥迹篆隸雜  
體辭義約辯婉而成章又言二儀之間有三十六天中  
有三十宮宮有一主最高者無極至尊次曰大至真尊  
次天覆天載陰陽真尊次洪正真尊姓趙名道隱以殷  
時得道牧土之師也牧土之來赤松王喬之倫及韓終  
張安世劉根張陵近世仙者並為翼從牧土命謙之為  
子與群仙結為徒友幽冥之事世所不了謙之具問一



一告焉經云佛者昔於西胡得道在四十二天為延真  
宮主勇猛苦教故其弟子皆髡形染衣斷絕人道諸天  
衣服悉然始光初奉其書而獻之世祖乃令謙之止於  
張曜之所供其食物時朝野聞之若存若亡未全信也  
魏史臣曰道家之原出於老子其自言也先天地生以  
資萬類上處玉京為神王之宗下在紫微為飛仙之主  
千變萬化有德不德隨感應物厥迹無常授軒猿於峨  
眉教帝嚳於牧德大禹聞長生之訣尹喜受道德之旨  
至於丹書紫字昇玄飛步之經玉石金光妙有靈洞之

說如此之文不可勝記其為教也咸蠲去邪累澡雪心  
神積行樹功累德增善乃至白日昇天長生世上所以  
秦皇漢武甘心不息靈帝置華蓋於濯龍設壇場而為  
禮及張陵受道於鵠鳴因傳天宮章本十有二百弟子  
相授其事大行齋祠跪拜各成法道有三元府百二十  
宮一切諸神咸所統攝又稱劫數頗類佛經其延康龍  
漢赤明開皇之屬皆其名也及其劫終稱天地俱壞其  
書多有禁秘非其徒不得輒觀至於化金銷玉行符赤  
水竒方妙術萬等千條上云羽化飛天次稱銷災滅禍

故好異者往往尊事之

按道士之名不知所自始樓觀本記曰周穆王因尹真人草樓之觀召逸入居之謂之道士平王東遷置七人漢明帝永平七年置三十七人晉惠帝度四十九人審此則是名自周而已有之

司馬公曰老莊欲同死生輕去就而為神仙者服餌修鍊以求輕舉鍊草石為金銀其為術正相戾矣是以劉歆七畧叙道家為諸子神仙為方技其後復有符水禁呪之術至謙之遂合而為一至今循之其訛甚矣浩不

喜佛老而信謙之之言何哉

丘氏濬曰道家者流其原出於老子漢初其法有三十  
七家大旨去健羨處冲虛而已無天官符籙等事東漢  
之末張道陵始創其法然惟私相受于民間未盡傳布  
天下也至是嵩山寇謙之修張魯之法自言嘗遇老子  
降命繼道陵為天師賜以雲中音誦科誡之法此後世  
齋醮科儀所由起也授以玉女服氣導引之法此後世  
辟穀脩養所由起也又言老子玄孫李譜文授以圖籙  
真經檄召百神此後世符籙攝召之術所由起也謙之



續文獻通考  
自言親得李君手筆付以奉持輔佐北方太平真君天宮靜輪之法謙之獻其書於魏主人多不信崔浩獨上書神其事魏主遣使迎其弟子於嵩岳起壇宇於代都而崇奉顯揚之親備法駕而受符籙焉自是以來有陶弘景趙歸真杜光庭之徒又從而推演張大之其教遂大行於世與儒釋並立而為三其尤悖者謂道士為天師後世因之遂以稱漢張道陵嗚呼莫大於天莫尊於君萬乘之君僅得以為天子而一介方士乃以為天師彼道陵謙之之徒皆受胎於父母稟氣於天地具血肉

之軀有妻子之屬縱有道德亦天生者耳安能為天之師哉天而有師則是昊天上帝反北面而受其教也豈有是理哉自是以後嗣道陵之世者世皆以天師稱之至我 聖祖始革其僭妄之號而即其所謂真人者稱之嗚呼自太武信崔浩之言而崇奉謙之其法遂蔓延於天下後世流而淫巫邪說無復五千言道德之餘意矣二人皆不得其死豈矯誣上天天亦惡之與

太平真君三年魏主詣道壇受符籙寇謙之謂魏主曰陛下以真君御世建靜輪天宮之法開古以來未之有

也應登受符書以彰聖德魏主從之自是每世即位皆受符籙謙之又奏作靜輪宮必令其高不聞雞犬欲以上接天神崔浩亦勸為之功費萬計經年不成太子晃諫曰天人殊道卑高定分不可相接理在必然今耗府庫疲百姓為無益之事將安用之不聽

丘氏曰濟曰書人君受符籙始於此

時有京兆人常文秀隱于嵩高徵詣京師太武曾問方士金丹事多曰可成惟文秀對以幽昧難期遣與尚書崔頤詣王屋山合丹竟不能就又河東祈織好相人拜

為上大夫人頻陽絳略聞喜吳邵道引修養年百餘歲神氣不衰常農閭平山博覽百家應義旨可聽欲授之官辭不受扶風魯祈遭赫連屈子暴虐避地寒山教授弟子數百人好方術少嗜欲河東羅崇之常餌松栢不食五穀自稱受道于條山太武令崇還鄉里立壇祈請崇云條山有穴與崑崙蓬萊相屬入穴中得見仙人與往來詔令河東郡給所須崇穴行百餘步遂窮有司以誣妄請治罪太武以非待賢之意赦之

文成與光元年二月帝至道壇登受籙圖禮畢曲赦京師



班賞有差

獻文天安元年三月帝幸道壇親受符籙曲赦京師

孝文太和十五年移道壇于都南桑乾之陽岳山之陰永  
置其所給戶五十以供齋祀仍名為崇虛寺召諸州隱  
士員滿九十人其壇在南郊方二百步以正月七日七  
月七日十月五日壇主道士行祠壇之禮至武定六年  
有司執奏罷之

中山李預羨古人餐玉之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搜掘得  
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稍得麤略者亦篋盛以還

至家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為屑日服食之  
餘多惠人後預及聞者更求於故處皆無所見預服經  
年云有效驗而世事寢食不禁節又加之好酒損志及  
疾篤謂妻子曰服玉屏居山林排棄嗜欲或當大有神  
力而吾酒色不絕自致於死非藥過也然吾尸體必當  
有異勿便速殯令後人知餐服之妙時七月中旬長安  
毒熱預停尸四宿而體色不變其妻常氏以玉珠二枚  
含之口閉常謂之曰君自云餐玉有神驗何故不受含  
言訖齒啟因噓其口都無穢氣舉斂於棺堅直不傾委

死時猶有遺玉屑數斗橐盛納諸棺中

清河崔浩性不好老莊之書每讀不過數十行輒棄之曰此矯誣之說不近人情必非老子所作老聃習禮仲尼所師豈設敗法文書以亂先王之教袁生所謂家人筐篋中物不可揚於王庭也

後周 武帝天和四年二月帝御大德殿集百僚道士等討論其經典微義 建德元年辛亥都觀御法座講說公卿道俗論難畢還宮時封道士衛元嵩為蜀國公

宣帝大象元年四月大醮于正式殿十月幸道會苑大醮

以高祖武皇帝配 四年司隸大夫甄鸞上笑道論三

卷三十六條三卷者笑其三洞之名三十六條者笑道

經有三十六部時令之火 北齊杜弼姓好名理探味玄

宗自在軍旅帶經從役汪老子道德經二卷上之表畧謂二經闡明幽極旨冥動寂用周凡聖論行也清淨柔弱語迹也成功致治實衆流之江海乃群藝之本根高祖答詔謂旨極精微言窮深妙勅殺青編藏之延閣

隋 煬帝大業八年道士潘誕自言三百歲為帝合煉金丹帝為之作嵩陽觀所費鉅萬誕云應用石膽石髓發



續文獻通考  
工鑿石深百尺者數十處不得乃言若得男女膽髓各  
三斛六斗可以代之帝怒鎖詣涿郡斬之

高祖武德三年晉州人吉善行自言於羊角山見白衣老  
父曰為吾語唐天子吾為老君乃而祖也詔於其地立  
廟

范氏曰唐祖老子由妖人之言而諂諛者附會之高祖  
啟其原高宗明皇扇其風遂用方士之言而躋之於上  
帝卑天誣祖悖道甚矣  
九年廢老子法尋即復

太宗貞觀十年長孫皇后得疾太子請度人入道后曰死  
生有命非智力所移道釋異端之教蠹國疾民皆上素  
所不為柰何以我一婦人使上為所不為乎 十一年  
帝幸洛京詔道先釋佛時沙門智實上表進諫固執不  
奉詔杖于朝堂民其服流之嶺表而卒 貞觀末王玄  
策使天竺得方士那邏邇娑婆寐自言壽二百歲有不  
死術帝改館使治丹命兵部尚書崔敦禮護視使者分  
馳天下采恠藥異石

外國亦有好道教者貞觀末東天竺王尸鳩摩嘗獻異

物并地圖請老子象

尉遲敬德晚節嘗餌雲母粉為方士術延年

高宗顯慶二年遣天竺方士娑婆寐歸國寐嘗自言有長生之術太宗頗信之發使詣婆羅門諸國採藥藥竟不就乃放還上即位復詣長安上復遣歸謂宰相曰彼云藥成欲服時須斷食三日服藥令吐復斷食再服藥遣三利令人極瘦困然後與藥即換肌骨始得長生遍觀史籍定無長生之理昔秦始皇漢武帝求之卒無所成果有不死之人今皆安在李嶠對曰此人再來容髮衰

白改於前矣安能長生竟未及行而死 麟德二年車駕至亳州謁老君廟上尊號為太上玄元皇帝 總章元年詔僧道會于百福殿定奪化胡經真偽僧法明者出曰老子化胡成佛之際為作華言化之耶胡語化之耶若作華言胡人未善必作胡語矣胡語既傳此土須假翻譯未審化胡經于何朝代翻譯于是道流無能應者有勅搜聚天下化胡經焚之

烏菴國婆羅門盧迦逸多自言能合不死藥上將餌之東臺侍郎郝處俊諫曰修短有命非藥可延貞觀之末



續文獻通考  
先帝服那羅邇娑婆寐藥大漸之際明醫不知所為殷鑒不遠願陛下深察上乃止

上元元年后以國家聖緒出玄元皇帝詔令王公以下皆習老子令明經舉人策試

潘師正事王知遠為道士得其術居逍遙谷高宗嘗詔即其廬作崇唐觀及營奉天宮又勅在逍遙谷作門曰仙游曰尋真時太常獻新樂帝更名祈仙望仙翹仙曲卒年九十八又有劉道合者亦與師正同居嵩山帝即所隱立太乙觀使居之時將封泰山雨不止令道合穰

祝俄而霽咸亨中為帝作丹劑成而卒帝復營宮遷道合墓開其棺見骸折若蟬蛻者帝聞恨曰為我合丹而自服去然所餘丹卒無他異

時道士衆多李嶠上書曰今道人私度者幾十萬其中高戶多丁富商大賈詭下臺符羸名偽度且國計軍防並仰丁口今丁皆出家兵悉入道征行租賦何以備之中宗神龍元年二月制天下諸州各治觀一所咸以大唐中興為名時以方士鄭普思為秘書監葉靜能為國子祭酒普思靜能皆以妖妄為上所信墨勅授二人桓彥

範崔玄暉固執不可曰陛下初復大位制令皆依貞觀  
故事貞觀中魏徵為秘書監孔穎達為國子祭酒豈普  
思靜能之比乎拾遺李邕上疏曰若有神仙能令人不  
死則秦皇漢武得之矣佛能為人福利則梁武得之矣  
堯舜所以為帝王者亦修人事而已尊寵此屬何補於  
國上皆不聽 二年制道士史崇恩等加五品階

時史宗玄

附太平公主  
授鴻臚卿

睿宗景雲元年十月制以洛州相王府宅為太安國觀十  
二月上以西城隆昌二公主為女冠以資天皇太后之

福欲為造觀諫議大夫甯原悌上言釋道二家皆以清  
淨為本不當廣營寺觀勞人費財又先朝所親狎諸僧  
宜加進斥不聽 補闕辛替否亦上疏曰太宗撥亂反  
正開基立極官不虛受財不枉費不多造寺觀而有福  
不多度僧尼而無災天地垂祐風雨時若粟帛克溢蠻  
夷率服享國長久名高萬古陛下何不取而法之中宗  
棄祖宗之業徇中宮之意無能而祿者數千人無功而  
封者百餘家造寺不止度人無窮奪民之食以養貪殘  
剝民之衣以塗土木人怨神怒眾叛親離享國不永禍



及其身陛下何不懲而改之自頃水旱霜蝗未聞賑恤而為二女造觀用錢百餘萬緡以供無用之役乎陛下族常氏之家而不去常氏之惡忍棄太宗之法而不忍棄中宗之政乎且陛下當常氏用事之時日夕憂危切齒群凶今乃不改其所為臣恐復有切齒於陛下者矣上雖不能從而嘉其切直時韋湊韋嗣立俱諫竇懷貞獨勸成之二公主後改號金仙玉真公主各置一觀仍以金仙玉真為名

按公主入道者玄宗女萬安公主 代宗女華陽公主

德宗女文安公主 憲宗女永安公主 穆宗女義

昌公主安康公主 時天下觀一千六百八十七

二年正月加銀青光祿大夫行太子率更令史崇玄為金紫光祿大夫大清觀主上召天台道士司馬承禎問以陰陽數術對曰道者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安肯勞心以學數術乎上曰理身無為則高矣如理國何對曰國猶身也順物自然而無所私則天下理矣上嘆曰廣成之言無以過也承禎固請還山許之 四月勅自今每緣法事集僧尼道士女冠等宜令齊行並進

玄宗開元六年河南叅軍鄭銑耒陽丞郭仙舟投匭獻詩  
勅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所  
好度為道士 八年六月道士葉法善卒制曰故道士  
鴻臚卿員外赴國公葉法善體應中仙名升上德謀叅  
隱諷事宣弘益可贈越州都督法善三世為道士皆有  
攝養口卜之術自高宗則天屢召入宮問道睿宗即位  
稱其有冥助功尊寵莫與為並 九年三月置石柱于  
景龍觀令天台道士司馬承禎依蔡邕石柱三書體寫  
老子道德經 十三年四月更集仙殿為集賢殿上與

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于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  
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  
集賢 十四年岐王範薨帝手寫老子經為之祈福

九月制曰玄元皇帝仙聖宗師國家本系昔草昧之始  
告受命之期高祖應之遂于神降之所置廟改縣曰神  
仙近日廟庭屢形佳瑞祇慶載深其令本州擇精誠道  
士七人于羊角廟中潔齋焚香以崇奉敬 十八年十  
月命集賢院學士中書舍人陳希烈諫議大夫王迴質  
侍講學士宗正少卿康子元贊善大夫馮朝隱等於三



殿侍講道德經侍中裴光庭等請編入史策宣示天下  
十九年五月置五岳真君祠廟各于岳下選德行道  
士數人焚香灑掃初司馬承禎上言今五岳神祇皆山  
林之神非真正之神也五岳皆有洞府各有上清真人  
請立齋祀之帝從其言其形像制度令承禎推按道經  
創意為之 二十年四月勅曰五岳先置真君祠廟朕  
為蒼生祈福宜令祭岳使選精誠道士以時設醮及廬  
山使者青城丈人廟並准此祭醮 二十一年正月制  
曰老子道德經宜令士庶家藏一本每年貢舉人量減

尚書論語策一兩條准數加老子策俾敦崇道本弘益  
化原今之此勅亦宜家置一本每須三省以成朕懷侍  
中裴光庭請編入國史以示將來從之 二月逸人張  
果就徵自言有神術堯時為侍中多往來恒山中相州  
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為銀青光祿大  
夫號玄通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為尸解帝為  
立棲霞觀

按集仙錄日形如生人者尸解也足不青皮不皺者尸  
解也目光不落無異生人者尸解也髮盡落而失形骨

者尸解也有未殮而失其尸者有衣存而形去者有髮  
脫而形飛者皆尸解也白日解者為上夜半解者為下  
向曉向暮去者為地下主此皆得道之差降也又有劔  
解水解火解諸說此皆誕言以欺後世殊不足信  
尹氏曰所謂方士者蓋方外之士也而張果又自言有  
仙術堯時為侍中則其視後世官爵為何如哉嘗怪世  
之好異者於浮屠之死則言寂滅於方士之死則言尸  
解要之不免於死則其為欺誕可知矣况堯時未聞有  
謂侍中之官使果有之更歷虞夏商周之世何略無聞

耶以秦皇漢武窮幽極遠浮海求之於時方士交驚天  
下顧不能羅而致之是又何耶書以方士為銀青光祿  
大夫則明皇惑於神恠此徒誣世取寵皆見矣况未幾  
而遂死乎

十二月侍講學士陳希烈等講尚書周易道德莊列畢  
裴耀卿蕭嵩等皆請付諸史官頒示天下從之 二十  
二年十月勅令月十四十五是下元齋日停宰殺漁獵  
等兼肉料食自今已後兩都及天下諸州每年正月七  
月十月起十三至十五並宜禁斷 二十三年三月親



續文獻通考  
註老子并修疏義八卷及制開元文字音義三十卷頒  
示公卿士庶及道釋二門聽直言可否丞相蕭嵩等奏  
請編入史冊藏之秘府從之 六月嘉州峨眉山醮壇  
有神燈徧照祥蜂群萃成響 二十四年八月成都道  
士於龍興觀設齋發揚御書道德經請降中使親王宰  
相及朝官行香并獻蔬食許之 九月贈故道士王友  
貞為銀青光祿大夫 二十五年正月以道士尹愔為  
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兼知史官事特賜朝散階愔上  
表懇辭詔許衣道士服視事愔乃就職先是已置玄學

博士至是又置崇玄署令道士見天子必拜凡止民家  
不過三夜出踰宿者立案連署不過七日路遠者州縣  
給程時計天下道士七百七十六受老子經以上給田  
三十畝僧尼受經戒准此 二十六年正月親迎氣于  
東郊畢制天下寺觀大小各度一七人擇灼然有經業  
戒行為鄉閭所推仍先取年高者 二十七年十二月  
宰臣牛仙客李林甫奏陛下欲巡幸渭北夢玄元皇帝  
沮之是日果烈風大起際暮方定伏望宣示百僚頒示  
中外帝手詔報可 二十八年五月帝謂宰臣曰朕在

藩邸有宅在積善里東南隅宜于此地置玄元皇帝廟及崇玄學二十九年正月詔兩京及諸州各置玄元皇帝廟一所每年依道法齋醮兼置崇玄學生于當州縣學士數內均融量置令習道德經及莊文列子待習業成後每年隨貢舉人例送至省置助教一人委所由州長于諸色人內精加訪擇補授仍稍加優獎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中之井湧氣成雲五色相映二月帝謂宰臣曰洪州人鄔玄宗往在文明年中傳玄元皇帝旨告天后曰我國祚無窮當千萬君遂遭禁錮因茲

淪喪自非忠義過人孰能若此宜追贈以慰泉壤乃贈

玄宗隸州刺史仍授其子瑗一官三月亳州奏老君

廟九井先涸自奉詔增修觀宇九泉皆湧及枯樹復榮

四月上夢玄元皇帝云吾像在京城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藍屋迎置興慶宮五月帝夢玄元皇帝

告以休期命有司圖畫直容分布天下所在道士皆具威儀法事迎候像到七月夜設齋行道仍各賜錢用充齋慶之費八月陵州奏開元觀老君直容見儀像分

明道士數十人皆見久之方隱請頒示天下從之命



續文獻通考  
有司于興唐觀設齋自內迎玄元皇帝直容于觀宰臣  
以下百官番行香有慶雲見牛仙客李林甫等上表賀  
九月御興慶門數親視明道經德及莊文列子舉人  
仍親發策問時有姪子彥斬能元載等策入第各授之  
以官 十二月策天下諸觀起來年正月一日至年終  
以來常轉本濟經其四大齋日每有官齋之日常令講  
誦庶澤及無害稱朕意焉時皇太子奏曰臣弟兄奉恩  
旨共造太玄觀庶憑神力求保聖射望精選二七人度  
為道士許之 是月亳州奏玄元皇帝廟門之南有物

如璿家牛忽變成青牛事係仙瑞請頒示中外許之  
時宋州人姜撫自言通仙人不死術隱居不出太常卿  
韋緇祭名山因訪逸民還白撫已數百歲召至東都舍  
集賢院因言服常春藤使白髮復鬢則長生可致藤生  
太湖最良帝遣使取之以賜中朝老臣擢撫銀青光祿  
大夫號冲和先生又言終南山有早藕餌之延年狀類  
葛粉帝作湯餅賜大臣後民間以酒清藤飲者多暴死  
撫內慚請求藥牢山逃去

天寶元年正月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告以

歲靈符在尹喜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群臣上表以寶符  
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時人皆疑寶符同  
秀所為也間一歲清河人崔以清復言玄元皇帝云歲  
符在武城紫微山敕使往掘亦得之東京留守王倓知  
其詐案問果首服奏之上亦不深罪也 二月乙酉置  
玄元皇帝廟辛卯親享于新廟京城斷屠宰是月詔史  
記古今人表玄元皇帝升入上聖 三月遣號莊子為  
南華真人所著書為南華真經李林甫請文子號通玄  
真人列子號冲虛真人庚桑子號洞靈真人其數子並

隨號稱經從之 四月詔曰前習業人等以言玄卷數  
非多列在小經之目今後天下應舉除崇玄學生外自  
餘所試道德經宜並停仍令所司更詳擇一小經代之  
其道經為上經德經為下經庶乎道尊德貴是崇是奉  
凡在遐邇知朕意焉 六月詔令後國家制命表疏簿  
書及所試制策文章有道教之詞及天地乾坤字者並  
一切平闕宣示中外 九月詔兩京玄元廟改為太上  
玄元廟天下准此 十一月詔令天下道士等待至今  
歲轉經訖各于當觀設齋慶讚俟取來年正月一日至



年終已來依前轉本濟經兼合講說其所設齋慶譜亦  
宜准此庶使遠近蒙福如朕意焉

時賀知童嘗病夢遊帝居數日寤乃請為道士還鄉里  
詔許之以宅為千秋觀而居又求周宮湖數頃為放生  
池有詔賜鑑湖剡川兩幼子亦聽為道士

華州吳筠舉進士不中天寶初召至京師請隸道士籍  
乃入嵩山依潘師正究其術玄宗嘗問道對以深於道  
者無如老子五千言其餘徒喪紙札耳復問神仙治鍊  
法對曰此野人事積歲月求之非人主宜留意筠每開

陳皆名教世務以微言諷天子天子重之群沙門嫉其  
見遇而高力士素事佛共短筠於帝筠見惡於力士而  
斥故其文章深詆釋氏

二年正月追尊玄宗皇帝為大聖祖玄宗皇帝兩京崇  
玄學改為崇玄館博士為學士助教為直學士更置大  
學士員又義陽郡築玄宗皇帝宮獲玉石真人獻之

三月親祀玄宗皇帝廟追尊帝母益壽氏曰天先太后  
父周正御大夫敬追尊為先天太皇其玄宗皇帝為上  
清宮西京改為太清宮東京改為太微宮天下諸郡改

續文獻通考  
為紫極宮兩京宮內道士取先抽有道行者一七人自  
餘于新度人中簡擇取添滿三七人為定額仍各賜近  
城莊園各一所并量賜奴婢等其道士女道士先令司  
封檢校不須更隸宗正寺所置崇玄署宜停每聖祖宮  
有昭告改用卯時每三元日宜令崇玄館學士講道德  
南經等諸經郡公百辟成就觀禮其崇玄館大學士宜  
賜物一百匹學士賜六十匹直學士四十匹宮內先配  
住道士各二十匹宣布中外令識朕懷

初大清真宮成命宮人于太白山采白石為玄元聖容與

玄宗聖容並立皆衣王者袞冕之服繪采甚麗

五月蘇州刺史劉長裕奏新作玄元皇帝宮有九井自  
然羅列在宮院差池堦宇洞徹常盈汲用不竭宛合醮  
宮九井之數望宣付史館頒示天下從之 九月詔譙

郡紫極宮宜准西京為太清真宮先天大皇及皇后廟

並改為宮

三載

三月兩京及天下諸郡于開元觀開元

寺以金銅鑄帝等身天尊及佛各一術士方嘉慶言遯  
甲神有九宮貴神典司水旱請立壇從之 是月楊貴  
妃乞為女冠號曰太真



四載正月上謂宰臣曰朕於宮中為壇為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郡臣表賀望編簡冊宣示中外從之 三月崇文館學士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曰伏見大清宫道士蕭從一云今日五更欲于殿上焚香行至三清門忽有一片紫雲從空下兼有異常音樂忽然如夢身心驚駭見空中有異人兼仙童玉女謂曰我是玄元皇帝可報吾孫汝是上界真人令侍吾左右吾冥使天匠就助成功訖

長衛護汝受命無疆災害日除天下安樂言訖隨雲氣便入殿門請宣付史館從之 四月詔今後每于太清宫諸宮行禮官宜改用朝服兼停祝版其告獻祠及所奏樂章朕當別自修撰仍令所司具儀注上奏 七月蜀郡上言道士鄧紫虛投龍設醮于江潭有大蛇長一丈自潭游出文采五色異常其蛇上又有慶雲紛郁望編史冊從之 乙卯詔墳籍中有載玄元皇帝南華等真人猶稱舊號者並宜改正其餘編錄經義等書亦宜以道德經列諸經之首其南華經不須編在子書即令

集賢院詳審改定應舊號并科目訖其宣付有司仍頒示中外

五載正月大清真宮使門下侍郎陳希烈奏昨緣告獻大聖祖宿齋時日抱戴紫氣又今日告獻後有紫雲從殿上起向東南飛光照清宮色蓋仙宇久而不散 二月陳希烈奏謹案高上本紀大聖祖玄元皇帝以二月十五日降生既是吉辰即大齋之日請同四月八日佛生辰准令休假一日從之 十二月巴東郡興山縣之巴東公山有石自開中間有石室及天尊儀像幢蓋侍童

皆自然具足

六月正月詔補天下諸觀人數缺少者仍令所在長官精加試揀勿使踰濫 五月詔晉瑯琊王公府舍人楊真人護軍長史許真人丹陽上計掾許真人及後漢張天師梁貞白陶先生並令有司審定子孫以嗣直教天師冊贈太師貞白冊贈太保凡天下有洞宮山各置壇祠宇每處度道士五人並取近山三十戶蠲免租稅差科永供灑掃諸郡有自古得道升仙之處每處度道士二人或三人永修香火其茅山紫陽觀取側近百戶太



平崇元二觀各一百戶並蠲免租稅差科永充修葺灑掃天下靈山仙跡並禁斷樵採七獵山林學道之士不得恐動以廢修行 十二月或言玄元皇帝降于華清宮朝元閣於是改為降聖閣改會昌縣為照應縣見昌山為昭應山封山神為玄德公仍主祠宇以時祭享 八載六月玉芝產于大同殿先是太白山人李渾等上言見神人言金星洞有玉板石記聖王福壽之符命王鈇求獲之上以符瑞相繼上玄元皇帝號曰聖祖大道玄元皇帝親奉冊禮 閏六月內出一切道經令崇玄

館繕寫分送諸道採訪使令管內諸郡轉寫其官本便留採訪郡一大觀持誦又昭太微宮聖祖前更立文宣王儀像與四真人列侍左右又封太白山為神應公金星洞改為佳祥洞即其地置祠宇仙人臺下置一觀兩京并十道于一大郡亦置一觀並以貞符玉芝為名每觀度道士七人修住香火 十二月啟聖宮琢玉造聖祖大道玄元皇帝真容及帝真容 九載二月吳郡太守林詳上言所部造貞符玉芝觀於李樹下發得聖祖真容不勝大慶請宣付史館詳之華

續文獻通考  
陰郡奏白鶴見于西岳五福峰甘露降大羅峰之醮壇  
白鹿見于大羅峰駕鶴嶺衛叔卿得仙處請宣付史館  
從之 三月詔丹陽郡江寧縣擇勝地置觀度道士七  
人 十月太白山王元翼上言玄元皇帝降言寶仙洞  
中有妙寶真符詔刑部尚書王倕等獲之 十一月制  
今後每親告獻大微宮改為朝獻有司行事為薦獻時  
上遵道教慕長生故所在爭言符瑞李林甫等皆請捨  
宅為觀以祝聖壽上悅

十載四月帝於內道場親教諸道士步虛聲韻道士玄

辯等奏謝 六月為五聖寫道德五本于大清宮興唐

東明龍興觀各置一本仍各賜絹五百匹以申齋慶

八月黔中郡上言紫極宮慶雲見斬春郡上言天長觀  
玉石蓮華座上產紫芝一本七莖

十三載二月親獻上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曰大  
聖祖高大上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又以休祥頻見太  
清宮道士各賜物三十段道門威儀王虛貞賜物五十  
段陪位大德各賜二十段

十四載四月道士王虛貞卒贈洞微先生 十月御註



道德經并義疏分示十道各令傳寫以付宮觀

十五載九月帝在蜀令道士于聞人廟修醮壇有蛇見于廟前頭有肉角山上明燈自然光照

肅宗至德二年三月通化郡上言玄宗皇帝真容見 十月二月詔天柱山光君廟改為啟聖宮 乾元元年四月內出皇帝寫真圖自光順門送太清宮諸觀道士都人紫以棚車幡花鼓樂迎送 二年十一月殿中監成國公李輔國奏大明宮三殿前設河圖羅天大醮其夜及辰有龍見于御座褥宛轉鱗甲脚跡遍于褥上 三年

王璵驟得政奏置太乙壇勸帝身見九宮寺帝由是專意他儀不能奪 初玄宗在位久推崇老子道好神仙事廣修祠祭璵專以祠中帝意肅宗立又以祠禱見寵至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中外悵駭帝嘗不預太卜建言崇在山川璵遣女巫來傳分禱天下名山大川巫皆盛服中人護領所至于託州縣賂遺狼籍時有一巫羨而蠱以惡少年數十自隨尤愴按不法馳入黃州刺史在震晨至館請事門鐫不啟震怒破鐫入取巫斬庭下悉誅所從少年籍其贓得十餘萬因遣還中人既以聞璵

不能詰帝亦不加罪

時李泌好神仙嘗導引不食穀肅宗自燒黎與之賡詩曰不食千鐘祿惟食兩顆梨

寶應二年

代宗初即位

群臣上尊號改元大赦制河南河北

偽度僧尼道士並與正度

代宗廣德初術士李國禎建言唐家仙系宜崇表福區招致神靈請度昭應南山作天華上宮露臺大地婆父祠并三皇道君太古天皇中古伏羲女媧等各為堂室給百戶掃除有詔從之時應令梁鎮上疏切諫以為有七

不可且婆父之鄙語不經見若為地建祖廟上天必貽向背之責帝從之 大曆三年七月增置崇玄學生滿

百人 七年二月光天觀道士檢校殿中監冲虛先生

申甫上言請下制戒天下道士增修道法許之 四月

甫又上言玄貞觀光天觀並載先帝聖謚請至諱日各于其觀行香從之 八年正月勅天下寺觀僧尼道士

不滿七人者宜度滿七人三七以上者更度一七人三

七以下者更度三人 九年四月肅宗忌日度僧尼道

士凡二百餘人 十一月潤州上元縣石頭城新置大



曆太乙之觀選道士七人住持 十二年十二月詔天下仙洞靈迹之處禁樵採 十三年七月新作乾元觀置道士四十九人以追遠之福上資肅宗也其地馬璘卒時表獻遂命為觀以乾元名焉 帝誕日諸道為老子浮圖解禱事常袞請皆還之曰今軍旅未寧王畿戶口十不一在則諸寺寫經造像焚幣理玉何以賞賚且飯比丘道士巫祝之流歲巨萬計陛下若以易芻粟減貧民之賦天下之福豈有量哉帝悅

德宗貞元五年三月詔自今州府寺觀不得容俗客居住

屋宇破壞各隨事修葺

時姜公輔以直諫忤旨嘗詣陸贄求官贄密謂曰竇承相嘗言為公擬官屢矣上輒不悅公輔懼請為道士

憲宗元和二年正月朔親薦亭于太清宮 六年上嘗與

宰相語及神仙李藩對曰秦始皇漢武帝學仙之效且載前史太宗服天竺僧長年藥致疾此古今之明戒也陛下春秋鼎盛勵志太平宜拒絕方士之說苟道盛德充人安國理何憂無堯舜之壽乎 八年七月命中尉彭忠獻帥徒三百人修興唐觀賜錢十萬使壯其舊制

其觀北距禁城因是開復道夫役之賜又以莊宅錢五十萬雜穀十石充道教之費 九年二月內出道教神仙圖像經法舉以賜興唐觀 十三年上好神仙詔天下求方士宗正卿李道古因皇甫鑄薦山人柳泌云能合長生藥泌言天台多靈草誠為得彼長吏庶幾可求上以泌權知台州刺史諫官爭論奏以為人主喜方士未有使之臨民者上曰煩一州之力而能為人主致長生臣子亦何愛焉由是群臣莫敢言 十四年柳泌自台州驅吏民採藥歲餘無所得懼而逃入山中浙東觀

察使捕送京師皇甫鑄李道古保護之上復遣待詔翰林服其藥日加燥渴

時起居舍人裴潏上言曰除天下之害者受天下之利同天下之樂者享天下之福自黃帝以及文武享國壽考皆用此道也去歲以來所在多薦方士借令果有神仙彼必深潛巖壑惟畏人知凡伺候權遺之門以大言自銜竒伎驚眾者皆不軌徇利之人豈可信其說而餌其藥耶夫藥以愈疾非朝夕常餌之物况金石酷烈有毒又益以火氣殆非五臟所能勝也古者君欲藥臣先



經文廣道元  
嘗之乞令獻藥者先餌一年則真偽可辨矣上怒貶潁  
為江陵令

澤潞節度使李抱真晚好神仙餌方士孫季良藥彌覺  
困憊乃絕之季良曰佞得仙何自棄也乃復餌竟卒

穆宗長慶三年十二月以內庫錢一百貫賜太清宮道士  
人一千 四年上餌金石之藥而疾作

時處士張臯上疏曰神慮澹則血氣和嗜慾勝則疾疹  
作藥以攻疾無疾不可餌也昔孫思邈有言藥勢有所  
偏重令人藏氣不平借使有疾用藥猶須重慎况無疾

乎庶人尚爾况天子乎先帝信方士妄言餌藥致疾此  
陛下所詳知也豈得復循其覆轍乎上善其言面求之  
不已

敬宗寶曆元年八月幸蓬萊殿會沙門道士共四百人賜  
食兼給茶緝有差已已以道士劉從政為檢校光祿少  
卿賜紫衣并號昇玄先生 二年道士趙歸真說上以  
神仙有潤州人周息元自言數百歲上遣中使迎至京  
師館之禁中山亭李德裕諫曰道之高者莫若廣成玄  
元人之聖者莫若軒轅孔子陛下修軒后之術物色異

人若使廣成玄元混迹而至告陛下之言亦無出於此而慮今所得者皆迂惟之士使物淖水以小術欺聰明如文成五利者也又前世天子雖好方士未有其藥者故漢人稱黃金可成以為飲食器則壽高宗時劉道合玄宗時孫甌生皆能作黃金二祖不之服其非以宗廟為重乎儻必致真隱願止師保和之術慎毋及藥則九廟慰悅矣息元果誕謠不情自言與張果葉靜能游帝詔畫二貞狀為圖以觀終帝世無他驗 三年三月命與唐觀道士孫準製長生藥署為翰林詔待敬宗以四

月被絀文宗立五月捕道士孫準等二十八人及佞僧惟真民服流于嶺表賜浙西送到絕粒女道士施于微紫衣一襲絹六百疋錢器二百事令中使送歸本州命內官張士清押領光順門進狀山人杜景先赴淮南浙西湖南嶺南等道訪求藥術之士仍賜景先衣一襲絹三十疋。賜興唐觀錢二萬貫充道士劉從政修院九月命兩街供奉道士趙常盈等四十人於三殿修三羅大醮道場 十月以太清宮道士趙歸真充兩階道門教授博士



京兆柳公綽節度武昌時有道士獻丹藥公綽門所從來曰自薊門時朱克融方叛遽日藥自賊境來雖驗何益即棄藥而逐道士

磁州崔玄亮晚好黃老清淨術故所居官未久輒去

文宗太和七年八月命宣武軍節度使李程兼充亳州太清宮使仍委漸加修葺以時致敬 開成二年正月召麻姑山女道士龐得祖自錄臺門留止玉晨觀

文宗開成五年五月即位二月勅十五日一玄元皇帝降生日宣為降聖節休假三日 會昌元年帝受法籙於

趙歸真拾遺王哲諫坐貶 三年四月築望仙觀於禁

中 四年以趙歸真為道門教授先生上好神仙歸真

得幸李德裕諫曰歸真敬宗朝罪人不宜親近上曰朕

宮中無事時與之談道滌煩耳至於政事朕必問卿等

雖百歸真不能惑也德裕曰小人見勢所在則奔趨之

旬日以來歸真之門車馬輻輳願陛下深戒之特歸真

以涉物論遂舉羅浮山道士鄧元超有長生術及元超

至與劉玄靜及歸真等膠固同毀釋氏于是折寺之請

行焉

胡氏曰三教之名自其徒失本真而云然其謬尤之甚者道家是也儒以名學仁義道德之人自周有子佛者覺也為其道而覺則懼曇之徒是也若夫道則以天下共由而得名猶道路然得道而盡惟堯舜文王周孔耳老聃之言獨善其身不可與天下其由也而名之曰道自漢以來失之矣其後乃有飛仙變化之術丹藥符籙之技禱祠醮祭之法沉淪鬼獄之論雜然並興皆歸於道家者流豈不遠哉

五年以衡山道士劉元靜為光祿大夫克崇玄館學士

令與趙歸真居禁中修法錄左補闕劉玄謨上疏切諫貶玄謨為河南戶曹後玄靜固辭還山許之 十二年以上餌方士金丹性加躁急喜怒不常自秋來已覺有疾而道士以為換骨乃詔罷正旦朝會賢妃王氏見帝不豫每謂親近曰陛下日煉丹言我得不死膚澤消稿獨憂之 六年宣宗末改元十月帝受三洞法錄

宣宗大中十一年遣使迎道士軒轅集于羅浮山集至長安上問曰長生可學乎對曰王者屏欲而崇德則自然受天遐福何處更求長生留數月求還山許之 十三



年太醫李元伯丹治劑以進帝餌之疽生于背崩懿宗立收元伯誅之

初帝問輔養術於韋澳澳具言金石非可御方士惟妄宜斥遠之不聽卒以此致殞

僖宗廣明二年初朝廷督高駢平賊駢縮氣悵恨部下多散去鬱鬱無聊乃篤好神仙有方士呂用之坐妖黨亡命歸駢駢信任之用之刻青石為竒字曰玉皇授白雲先生高駢密置道院香案駢得之驚喜用之曰玉皇以公焚修功著將補真官計鸞鶴不日當降此際用之等

謫限亦滿必得陪幢節同歸上清耳用之又欲以兵威脅制諸將請募驍勇二萬人號莫耶都駢即以張守一及用之為軍使置將吏如帥府慮人泄其奸謀乃謂駢曰神仙不難致但恨學道者不能絕俗累故不肯降臨耳駢乃屏姬妾謝人事賓客將吏皆不得見有不得已見之必令先沐浴齋戒拜起纔竟已復引出

昭宗龍紀元年初劉巨容能燒藥為黃金因令孜求其方不與恨之至是見殺滅其族

哀宗天祐二年四月太清宮使柳璨奏修上清宮畢請改

為太清宮從之 十月司天臺奏星文變現請于太清宮建黃籙道場從之

時成德節度使王鏐以房山有西王母祠可求長生每出遊連月不返

後唐 莊宗同光三年五月帝出師北門兩謁聖祖玄元廟

明宗天成二年八月左補闕趙明吉上言天下宮觀久失崇修其兩京宮觀有公田乞免科率俾玄齋糧以給正名道士從之九月宗正卿李贇上言四方凡有玄元

皇帝宮殿處請依舊修飾從之 三年正月中書奏玄元皇帝降聖節舊休假三日會昌元年初休假一日伏請準近勅從之 四年十二月勅所司于上清宮依舊造牌額懸掛兼京城內全真觀仍改名崇道觀亦給換牌額 長興四年七月帝遣豫小童召道士二十人于中興殿為金籙醮七日而罷

末帝清泰元年七月詔河中修五老觀

晉 高祖天福四年五月廢華清觀為靈泉觀 九月召道士崇福大師張薦明錫以繪布 五年五月賜張薦



明號通玄先生令以道德二經離上甲板命學士和凝別撰新序冠子首卷頒行天下

漢 隱帝乾祐三年右補闕蘇德潛請禁止道士携妻孥在道宮以汙清虛傷教法

周

世宗

仍稱顯德三年

召華山隱士陳搏問以飛昇黃白之術

對曰陛下為天子當以治天下為務安用此為乃遣還

仙仍令本州以時存問 五年六月出御衣六百餘事

錢四十萬羅穀百疋分賜兩階僧道令增修寺觀

蜀

蜀王建永平元年

時唐天祐十年

以道士杜光庭為諫議大

夫 綱發明白既曰道士而俾以諫議名實自相戾矣于光庭乎何誅

蜀主衍乾德五年慧出與鬼司天監言國有大災詔于玉局觀設道場

閩 閩主璘永和元年以陳守元為天師建寶皇宮居之守元誑璘曰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夫子璘欣然遜位其子

閩王昶通文三年用陳守元言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于斤鑄寶皇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事皆林

興傳皇寶命決之

南唐 唐主昇升元六年初唐主餌方士丹寔成躁急嘗  
問道士王棲霞何術可致太平對曰王者治心治身乃  
治家國今陛下尚未能去饑嗔飽喜何論太平至是疽  
發皆謂之璟曰始欲益壽乃更傷生汝宜戒之

續文獻通考卷之二百三十九終



